

東方富子集



章 羅 維 之 藏 書  
 東 莞 報 社 工 業 學 院 圖 書 館  
 集 書 寓 院 東



1927

店書明開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版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東方寓言集

著

者

陀羅雪維支

譯

者

胡愈之

發行者

開明書店

發行所

上海  
望平街

開明書店

實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 序

天下老鴉一般黑。走到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容許你自由說話的。雖然有過「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一句古話，但是古今中外的權力者似乎總想把天下人的嘴都封鎖起來，全想不到這是一種不可能而且可笑的事呢。單說從前的俄羅斯罷。從前俄羅斯的皇帝在現今是只有流亡國外，託庇外人宇下的一些白黨在追悼他了；可是在十年以前，不過十年以前，他還相信他是可以長治久安的，所以他盡力箝制言論，他不許俄國人民說一句不大恭敬的話。當時俄國政府箝制言論，檢查新聞的方法，是特別完備，而且周密，因此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國家的政府是在竭力倣效呢。

在俄皇時代，據說一切的印刷品，書籍報章，在印刷以前，或印刷以後，都必須經過檢

查官審閱，認為「並無違礙」，方纔可以發行。報章雜誌的編輯人，以及書店老板，時常接到政府警告，不准刊行某種的文字；要是檢查官對於某種書籍認為不合，立時可以禁止發行，甚至把發行機關封閉，把著作人拘捕監禁；因此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或遭殺身之禍的，是常有的事。檢查的條例更非常苛刻，詆毀政府的不必說；對於教會及因襲道德的批評，以及一切關於社會問題的文字，全在禁止之列。有時竟至鬧出十分可笑的事。克魯泡特金在他所著的俄羅斯文學的理想與現實裏是這樣的說着：

『在以前，關於檢查官的種種笑柄，單從斯喀鼻恰甫斯基（Skabichevsky）的一部文字檢查史（History of Censorship）裏，就可找到了許多。單講一件事就夠了：布雪金寫了一首詩，是講到女人的，裏面有「你的神聖的身軀」「她的天國的美貌」這一些字句，檢查官就在這首詩上打了一個大叉，用紅墨水在原稿紙上批註着，說這等字句是褻瀆神明的，不准刊印。詩歌往往被檢查官割裂刪節，不問牠是否合於韻律。有的時候，在一篇小說中，檢查官甚至代你隨意的添上了「一二段」』

因了檢查的嚴密，俄國的出版界，就造成了兩種的現象：第一，關於批評政治問題，社會問題，道德問題的著作，往往送到國外去印刷發行。第二，報章雜誌上竭力減少評論時事的文章，多登文藝作品，如小說寓言，文學批評等。因為文藝作品，在表面上並沒有提及政府，教會等名辭，在骨子裏却依舊可以批評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或思想問題等，這樣就把檢查官的目光瞞過了。例如都介涅夫的小說，滿紙是講男女關係，是講戀愛，在腦筋不大靈敏的檢查官（無論何處的檢查官腦筋總是不大靈敏的啊！）看來，以為這並不是「危險」的，可是每個讀者却都能感到這些小說裏面充滿着反抗思想和對於一切現存制度因襲道德的批評。所以從別一方面說，十九世紀的俄國文學，有特殊的發展，未始不是受了嚴密的檢查制度之賜。現在我們的作者陀羅雪維支也便是罩着文藝的面幕瞞過檢查官的眼目的俄國諷刺作家的一個了。

佛拉斯米恰洛維支陀羅雪維支（Vlas Mikhajlovic Dorosëvič）生於一八六三年。

和許多別的俄國著作家相同，他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在經過了長時期的生活奮鬥之後。他做過戲子，做過舞臺說明者，可是都失敗了。到後來他開始替各種日報和雜誌撰著諷刺及小品文，方才博得廣大的榮名。他在報紙上所發表的文字，傳誦很廣，對於革命前的俄國社會生活，他是一個有偉大影響的人。他是慣用比喻的文體，指摘俄國政治社會各方面的種種罪惡和缺陷。他把當時的暴政，和握權的人物，都攻擊的體無完膚，描寫的淋漓盡致，却絕不顯露出「遺憾」的字句。他所專長的，是借用了東方生活作題材，儘量地諷刺俄國政治社會的情狀。（但是本書的讀者都會明白，他所諷刺的，怕不只是俄國的情狀罷！）他是大膽地說出了當時俄國人所不能說不敢說的，可是從文字的表面看來，却只說着土爾其的故事，印度的故事，中國的故事，所以檢查官竟不能禁止出版，也不能將他治罪。

除了寓意的故事童話以外，陀羅雪維支更寫了許多文藝批評，戲劇批評，以及關於莫斯科中等階級，城市貧苦階級的生活的小說。他的整部的文學作品有數大冊，此外短

篇的小品文字則散見於數千種的報章雜誌中間。他的作風是尖刻，深切，純樸，剛勁，印象非常強烈而又是富於詩趣的。在他晚年，任莫斯科最著名的報紙“*Russkoje Slovo*”的主筆，至十餘年，直到該報被蘇維埃政府沒收時止。一九二一年，陀羅雪維支因受政治環境的刺激，並為貧窮所迫，悵鬱而死。

本書所選陀羅雪維支的作品共六篇，除雨是從世界語週刊“*Sennaciulo*”中譯出外，其餘的五節都是從世界語國際文學叢書第十五種“*Orientaj Tabeloj*”轉譯。世界語的原譯者為 *Sro. Nikolao Hohlov*。就中錯打了屁股一篇，因為所說的是中國的故事，不少牽強附會的地方，譯成中文後，曾加以改作，和原文已有許多出入。又本書的書名，照世界語題名，應稱為「東方童話集」，但就陀羅雪維支的文體，却是以諷刺為主，似更近於伊索式的喻言，並不是專給兒童看的，所以改題為「東方寓言集」。最末的一篇，却於東方生活無關，據世界語本譯者的意見，此篇最足代表陀羅雪維支諷刺俄國上等社

會生活的作品，所以把牠附在後面了。

本書內寓言的寓言，赫三怎樣落下了褲子這兩篇譯成中文後曾在小說月報發表。最末一篇豬的歷史，曾在東方雜誌發表。蒙小說月報編輯鄭振鐸先生東方雜誌編輯錢經宇先生允許收入本集，這是譯者所應表示感謝的。

#### 最後說幾句關於世界語的話：

本書的作者陀羅雪維支，在革命以前的俄國，雖然有盛大的榮名，但是他的作品，還很少介紹到國外。在英日文中，就譯者所知，還不曾有過一本翻譯。現在是靠了柴門哈甫語的媒介，纔得把近代俄國文學中一種別具蹊徑的作品呈獻給中國的文藝愛好者。這是一件可喜的事：在近年來，虧了翻譯家周作人王魯彥諸先生的努力，我們已得從世界語中，認識了歐洲許多大民族小民族的珍異的文藝作品。譯者對於世界語在文藝上的價值，雖然早有了堅信，但是深愧平時太不努力，至今只成就這一點小小的翻譯。本書付

印的時候，恰巧是在 Esperanto 出世以後的四十年，全世界數百萬「綠星」旗下的信徒，正在集合着到處舉行盛大的紀念祝典。因此譯者翻譯了這一本小小的書，也就是替四十年的世界語運動留下些微的紀念罷。

但是在世界語中蘊蓄各國文學的無窮的寶藏，各國的名作譯成世界語的有數萬數千種，在這中間不知道有多少的奇卉異木，單憑轉展翻譯，是不能發掘的盡，採擷的盡的。譯者很希望每個讀者都親自去發掘，親手去採擷。好在這不是艱難的事情，世界語是「不下淚的拉丁文」，學會世界語，不必費去很多的時間，比學任何種外國語，要容易到數倍。要是中國的文藝愛好者都學會了世界語，都能直接領略世界語中無數的文藝珍品，譯者自然可以鬆懈，不必再來做這些拙笨的翻譯工作。這是譯者最後的過分的奢望了。

譯者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於上海。

『笑罷，爲了要止住哭！』

——陀羅雪維支——

## 目次

|                |     |
|----------------|-----|
| 序·····         | VII |
| 寓言的寓言·····     | 一   |
| 喀立甫與女罪犯·····   | 一五  |
| 赫三怎樣落下了褲子····· | 三五  |
| 錯打了屁股·····     | 五一  |
| 雨·····         | 六七  |
| 豬的歷史·····      | 七五  |

## 寓言的寓言

有一次，真理決意要去朝見宮廷。

就是赫龍·阿爾·洛希特（註一）的宮廷。

神是偉大的！神造了婦女又造了空想。

真理對自己說：

『可不是嗎？在那先知的樂園中，委實有着不少的仙女啦，在那地上的樂園中，在那皇帝的宮禁中，委實有着不少的麗人啦。在先知的園中，我許不是仙女中間的最末的一個；在皇帝的所有的妃嬪中間，我却確實是第一個了，在所有的宮女中間，我却是最美麗的一個了。還有比我的朱唇更鮮豔的珊瑚嗎？從這朱唇中間吐出的呼吸，又是多麼』

柔和我的脚兒又是多麼白嫩啊。我的乳峯真像兩片百合花，在百合花的尖頂綴着朱紅的斑點。要是能把頭靠在我的酥胸的，那真是幸福的人啊！他一定會做着奇異的夢了。我的臉真像滿月一樣的秀麗，我的眼真像黑金剛石一樣的光亮，假如有人靠近了瞧着我的眼珠，不論他是怎樣偉大的人物，他免不了笑着看出自己是太渺小了。神在歡樂的時候創造了我，我的本身便只是頌讚我們的創造者的歌。」

真理忽然立意來到了皇宮前面。

她只帶了她的美麗，赤裸裸的不掛一絲。

走到了皇宮的大門口，一個老人帶着恐怖喝住了她。

「婦人，你連面幕都沒戴上，到這裡來做什麼？」

「我想去朝見尊榮高貴的蘇丹赫龍·阿爾·洛希特，就是派提雪荷（註二）和喀立

甫（註三）我們的大皇帝。在世間除了神沒有比他更高的了！」

「一切事情全是神的意志！你叫什麼名兒？你是不是叫無恥啊！」

『我的名兒叫真理。兵士先生，聽了你的話我並不見怪。人們總是把真理認作無恥，把虛偽認作羞恥呢，請到宮裏去，給我通報一下罷。』

在喀立甫的宮廷裏面，聽得真理來了，大家都非常激動。

『她來了，許多別的不免都要走散了。』總理大臣祁亞發爾沉思着說。許多的大臣們也都覺得阢陞不安了。

『她究竟是一個女人啊！』祁亞發爾說。『照着我們這裏的規矩，每件事情都由着那些不懂得這事情的人去幹。在我們這裏，關於女子的事是由太監去管的。』

於是他就到了太監總管那里。

他到了保管派提雪荷的平和，尊榮與幸福的人那里，便說道：

『最尊貴的太監啊！那邊來了一個自信以為美麗的女子，把她攆走了罷。你該知道在皇宮裏邊這如何使得。請你攆走了她，免得違犯了宮廷的規矩。一切的事情都美麗地莊重地辦去罷。』

太監總管忙到了宮門口，用了他的死沉沉的眼向那赤裸的女子瞧了一瞧。

『你想朝見皇上嗎？那可不行，像你這模樣，他不能見你。』

『爲什麼？』

『人到了別的世界來時是帶着這模樣的，離開了別的世界去時也是帶着這模樣的。可是在這世界裏像這模樣就不應該。』

『真理只有當她是赤裸裸的真理時才是好的啊。』

『你的話和法律一樣的公平。但是派提雪荷的權力比法律還高。像這模樣，皇上斷不能見你！』

『神創造了我，便是這副模樣！太監先生，請你當心，別說出謗毀神明，輕蔑神明的話來。謗毀便是不智，輕蔑便是傲慢。』

『對於神所造的一切我不敢謗毀，也不敢輕蔑。但是神造了番薯是生硬的；人喫番薯以前，先把牠煮了。神造了羊肉是帶着血的；人喫羊肉之前，先把牠炙熟了。神造了穀米

是和骨頭一般的硬的；人把牠蒸過，撒上了些番紅花粉才去喫。要是人喫着生的番薯，喫着生的羊肉，咀嚼着不曾蒸過的穀米，一面却說「神創造了這些東西本是如此的，」這話說的通嗎？對於女子的情形正是一樣。在被脫去衣服以前，她先得把衣服着上了！

『這是說番薯，羊肉，穀米！』真理帶着怒容說。但是蘋果，梨頭，香瓜，人們難道也煮熟了喫嗎？倒要請教太監先生！』

太監微笑着，是只有太監和蛙才能夠這樣的微笑着。他說：

『瓜兒必須切去了皮。蘋果梨頭也是同樣的喫法。你願意不願意我們也切去了你的皮……』

真理趕快就跑走了。

『今天早晨，你在宮殿門口，發着粗暴的聲音，是和誰爭吵呢？』赫龍·阿爾·洛希特向他的平和尊榮與幸福的看護者問着。『全座宮殿裏鬧的大驚小怪的，到底是爲了什麼事？』